

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迷思

The Perplexities of Feyerabend's Materialism

郭元林 /GUO Yuanlin 陈琼 /CHEN Qiong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摘要: 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取消型唯物论、还原型唯物论和科学唯物论)研究, 缺乏系统性, 充满不一致、冲突和矛盾, 却产生了一定影响, 引起不少争论, 也令人困惑。然而, 如果从达达主义哲学视角, 区分其唯物论的论证和信念, 把哲学论证视作手段, 把促进知识进步和人的幸福当作目的, 那么, 就可以消解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迷思, 也可以对其整个哲学做出融贯的解释。因此, 我们不妨把费耶阿本德哲学称为“达达主义哲学”。

关键词: 费耶阿本德 辩证唯物论 取消型唯物论 达达主义

Abstract: Feyerabend's materialism, including hi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reductive materialism and scientific materialism, remains influential and highly debatable although it is not systematic or consistent. As a result, it has confused us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if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daism, we can distinguish Feyerabend's arguments about materialism from his belief in materialism and regard his arguments as a means and promotion of knowledge progress and human happiness as an end, we can dispel his materialistic myth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can, on the basis of the Dadaistic philosophy, fully and coherently account for his whole philosophy. Therefore, we can call Feyerabend's philosophy "the Dadais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Paul Feyerabe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Dadaism

中图分类号: B502.41; N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12.003

在于1970年发表的论文“捍卫经典物理学”中, 费耶阿本德公开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唯物论者。他写道:“毕竟, 生命不必是物质演化的结果(纵然作为一位毫不悔改的唯物论者, 我相信生命是物质演化的结果), 它可以是一种外来现象, 被叠加在这个世界上, 否则这个世界就是静态的。”^[1]由此可见, 他在此时相信唯物论(生命是物质演化的结果), 但也不否定与其冲突的结论(生命不必是物质演化的结

果)。

总的来看, 在其学术生涯的早中期, 费耶阿本德对唯物论饶有兴趣, 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并发表了诸多论文:“经验的实在论解释尝试”(1958年)、“理论实体的存在问题”(1960年)、“说明、还原和经验论”(1962年)、“唯物论和心身问题”(1963年)、“心灵事件和脑”(1963年)、“经验论问题”(1965年)和“辩证唯物论和量子理论”(1966年)。另外, 在其

基金项目: 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对费耶阿本德哲学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 2024XMZ-0035); 天津大学研究生文理拔尖创新奖励计划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 A1-2022-001)。

收稿日期: 2024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 郭元林(1968-)男, 山西岢岚人,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科技哲学。

Email: 13920598310@163.com

陈琼(1993-)女, 广西桂林人,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mail: 15578009535@163.com

经典著作《反对方法》的第13章中,他也探讨了唯物论和心身问题。^{[2],[3]}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费耶阿本德对唯物论观点总是进行正面肯定,并大多表示赞同。

在私人信件和公开出版物中,费耶阿本德花不少笔墨讨论辩证唯物论,甚至宣称自己皈依了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然而,在哲学界受到重视的却是,他关于唯物论和心身问题的研究。通常,他的唯物论主张被归类为取消型唯物论,即彻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一元论。不过,也有人把其归类为还原型唯物论,即本体论二元论和认识论的一(或二)元论。但是,未见费耶阿本德本人使用过“取消型唯物论”和“还原型唯物论”这两个术语。所以,它们是其他学者对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进行分类和界定时提出来的。

在后期,费耶阿本德也使用“科学唯物论”这一术语,并对唯物论多有批判和排斥。在唯物论观点方面,费耶阿本德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这令人迷思。此外,他的唯物论也与其反还原论、理论增生、多元方法论和理论决定事实等思想不一致,这使人困惑。在费耶阿本德哲学中,充满不一致、冲突和矛盾,这让一些学者失望,因为他们难以解释和理解这种另类哲学。但是,从达达主义角度,却可以很好地统一和综合这种哲学,并对其进行融贯的解释。因此,我们不妨把费耶阿本德哲学称为“达达主义哲学”,并根据“达达主义哲学”来消解他的唯物论迷思。

一、辩证唯物论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之前,费耶阿本德对辩证唯物论没有太大兴趣,也未认真对待过它。在维也纳求学和生活期间,虽然认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真正信仰辩证唯物论。在这方面,他自己有过如下描述:“我喜欢严格的研究规则,而对我从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中读到的辩证法的三个基本原理只是报以怜悯的微笑。”^[4]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费耶阿本德对辩证唯物论变得兴趣大增,甚至说自己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5]在写给朋友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信中,他说:“拉卡托斯使我确信,我不是一个波普尔主义者,而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我还使他确信他自己信仰辩证唯物论。我的前一篇文章捍卫玻尔,反对波普尔。我的下一篇文章捍卫马克思,反对波普尔。”^[6]在写给阿尔伯特的另一封信中,他更明确地说:自己已皈依了辩证唯物论。^[6]([7], p.85)看过此信后,阿尔伯特回信说:对于费耶阿本德皈依辩证唯物论,他不感到奇怪,并认为从此将会诞生一种全新的辩证唯物论。^[7]([7], pp.147-148)他使好友拉卡托斯确信其辩证唯物论,并强调穆勒和恩格斯是拉卡托斯的哲学先驱。^[8]他写道:“促发从穆勒到拉卡托斯发展的催化剂是辩证唯物论哲学。”^[9]在某种程度上,费耶阿本德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得到了认可,因此,他的论文被用来宣传这种唯物论。^[7]([7], p.112)

上述主要是他在私人信件中与朋友谈论辩证唯物论。不仅如此,在公开发表的论文“辩证唯物论与量子理论”(1966)中,他还明确提出并论述辩证原理。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哲学至今都未发展出一种可以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方法论”。^[1]([1], p.220)可是,人们常说一流科学家按照辩证原理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他尝试把辩证原理概括为下面五点:

- (1) 强调如下事实——在自然界,不存在孤立的要素,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
- (2) 强调存在非连续性,表明我们的知识具有本质的限制;
- (3) 由此进而强调知识的近似特征;
- (4) 要求实践与理论相统一,以致既没有未反思的实践,也没有空洞的理论;
- (5) 在我们的知识发展过程中,概念的变化(运动)。^[1]([1], pp.220-221)

显然,上述辩证原理与辩证唯物论及其自然观相一致,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统一,主张自然界和知识及其各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的,是运动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僵硬的

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0]此外，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指出玻尔的观点基本上符合辩证原理。在他看来，玻尔的量子力学研究风格是“辩证呈现”的：“辩证呈现（dialectical presentation），它放大缺陷不足，并让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不同专业术语一起竞争，它属于第二类。”^[11]在量子力学研究中，玻尔接受辩证原理，坚持辩证研究风格，提出对应原理和互补性思想，主张任何知识都是有限的，都是某个过渡阶段的研究结果，不是最终的真理，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风格完全不同于冯·诺依曼的量子力学研究风格，即系统阐释的风格（它属于第一类）：使用标准语言并协调统一不同的方面。（[11]，p.108）费耶阿本德由此不再把玻尔看作高级实证论者和认识论的独断论者，而是看作辩证唯物论者。

费耶阿本德还认为：辩证唯物论是精致的理性主义，即高级的理性主义；相对照，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牛顿、康德、罗素、波普尔和拉卡托斯的理性主义是低级的理性主义，即朴素的理性主义。^[12]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理论增生和韧性原理，这可能受到辩证唯物论影响。其原因是：在他看来，辩证唯物论就强调“需要韧性”，而且“综合”是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证唯物论的最本质特征。（[9]，p.144）他“痴迷”于辩证唯物论的“韧性”和“综合”，可能由此演化发展出“理论增生和韧性原理”。正因为如此，他的密友拉卡托斯相信他已经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纵然这令人震惊。在写给他的信中，拉卡托斯说：“你皈依马克思主义，这让我大吃一惊！”（[5]，p.150）不过，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关于其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念，费耶阿本德却有不同说法：“虽然我接受了实在论，但我没有接受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4]，p.141）纵观他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各种说法和论述，确有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他有时说信仰辩证唯物论，有时又说没有接受这种思想，这令人费解。

在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发生后，他对新马克主义和新左派多有批评，可是未见其批判过辩证唯物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费耶阿本德仍然正面肯定辩证唯物论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他写道：“今天在我看来，斯大林的规则比我们的现代理性之友的那些复杂的、充满清规戒律的标准要更可取得多。”（[4]，p.141）总之，他研究辩证原理，正面评价辩证唯物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相比之下，他对唯物论（特别是科学唯物论）的研究和态度就有所不同。

二、取消型唯物论、还原型唯物论和科学唯物论

关于自己是否接受辩证唯物论，费耶阿本德的说法似乎有矛盾，但对这种理论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的。然而，他对唯物论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早中期，为解决心身问题，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后期，对唯物论多有批判，也鲜有新的研究。另外，围绕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信念和主张，其他学者也争论不断，莫衷一是。他是否曾经相信和坚持唯物论？他提出和论证的唯物论，是取消型的，还是还原型的？如何对其唯物论进行融贯的解释？这些问题是争论的主要焦点。

在“唯物论和心身问题”和“经验论问题”两篇论文中，费耶阿本德这样界定唯物论：“唯物论主张：世界上仅存在的实体是原子及其集合体，仅存在的性质是这些集合体的性质，仅存在的关系是这些集合体之间的关系。”^{[13]，[14]}显然，这样界定的唯物论是彻底的本体论一元论，是取消型唯物论：世界上不存在“心”，只存在“物”（原子及其集合体）。但是，对于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主张和信念，还是存在很大争论。

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哲学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影响了不少哲学家。例如，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在1965年发表论文“心身同一性、私人性和范畴”，主张并进一步论证取消型唯物论。^[15]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他认为费耶阿本德和奎因都是取消型唯物

论者。^①^[16]因此,在罗蒂看来,费耶阿本德不但提出和论证取消型唯物论,而且相信和坚持这种唯物论。

然而,哲学家麦克斯韦(Grover Maxwell)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也同意费耶阿本德论证的唯物论是取消型唯物论,可是,不确定其是否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写道:“首先,即使是一个唯物论者,他真正在什么程度上是(或过去是)一个唯物论者,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清楚的。”^[17]为了创立其唯物论哲学,在“说明、还原和经验论”“唯物论和心身问题”和“经验论问题”等论文中,费耶阿本德集中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驳倒反唯物论论证。在“唯物论和心身问题”中,他从如下三方面来驳倒反唯物论论证:

总结:我已经讨论了三个反唯物论的论证。第一个论证指出,唯物论不是日常英语的**本体论**。即使日常英语是非常成功的可检验的语言,该论证也是不相关的,我为此提供了合理的理由。第二个论证涉及观察结果。我已经指出:观察结果需要解释,但对于排除唯物论解释,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第三个论证依赖于“亲知”这一事实。我已经首先论证表明,此事实不是不可改变的;其次论证表明,如果它是事实,就不可能有知识。除此之外,我构想不出任何其他反唯物论的哲学论证。([13], p.174)

麦克斯韦详细剖析了费耶阿本德的论文“经验论问题”,分五个方面反驳了其取消型唯物论论证,([17], p.455)在此基础上提出并主张非唯物论的物理主义(non-materialist physicalism)。总之,在麦克斯韦看来,费耶阿本德提出并论证了取消型唯物论,可是,他是否(或曾经)相信和坚持取消型唯物论,这是不清楚的。

在其著作《哲学、科学和社会》中,英国哲学家普瑞斯顿(John Preston)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他认为:在“经验的实在论解释尝试”(1958年)和“说明、还原和经验论”(1962年)两篇论文中,费耶阿本德想捍卫同一性假说(即还原型唯物论);可是,费耶阿本德误解了同一性假说,因此,在“唯物论和心身问题”(1963年)和“心灵事件和脑”(1963)两篇论文中,就转而捍卫取消型唯物论。正如普瑞斯顿自己所言:“他(费耶阿本德)起初想捍卫‘同一性假说’(还原型唯物论的标志),但是,他误解了该假说的性质,过早跃升转入消去型唯物论。他虽然赞同这种唯物论一元论,却没有成功捍卫它。”^②^[18]在普瑞斯顿看来,费耶阿本德在前两篇论文中论证还原型唯物论,此时,他也是一个还原型唯物论者;不过,他很快就转变为一个取消型唯物论者,在后两篇论文中为取消型唯物论辩护。此外,普瑞斯顿还批判了费耶阿本德的取消型唯物论论证,认为他对这种唯物论的辩护并不成功。

普瑞斯顿似乎并没有区分如下两个层面:提出和论证唯物论,相信和坚持唯物论。在他看来,这两个层面是同一的。显然,普瑞斯顿的这种看法是有漏洞的。另一位哲学学者肖(Jamie Shaw)就明确区分了这两个层面,而且认为费耶阿本德虽然提出和论证了取消型唯物论,但并不是一个取消型唯物论者,即他没有相信和坚持取消型唯物论。他写道:“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捍卫唯物论,并不意味着他坚信唯物论。这只是表明,这些论证没有排除‘唯物论真’这种可能性。”^[19]在肖看来,费耶阿本德提出和论证取消型唯物论只是为解决心身问题提供一种路径,并不代表他信仰什么理论、观点或主义。

①在《哲学和自然之镜》汉译本中,eliminative materialism和reductive materialism分别被译为“排除的唯物论”和“还原的唯物论”。

②取消型唯物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是彻底的一元论,主张只存在“物”,不存在“心”。相对照,还原型唯物论,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主张既存在“物”,也存在“心”;在认识论上,既可以是一元论(“心”可以被完全还原为“物”;在认识论上,不存在“心”,只存在“物”),也可以是二元论(“心”可以被还原为“物”;但是,在认识论上,不仅存在“物”,还存在“心”)。

肖的这种看法是合理的。在这方面，费耶阿本德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在“说明、还原和经验论”中，他坚决反对还原论，并指出可以用唯物论来解决心身问题。

如果我们准备承认，在知识进步过程中可能必须放弃某种观点和与其相联系的意义（例如，如果我们准备承认，心灵术语的心灵含义可能是虚假的，需要用物质含义来取代，根据这种物质含义，诸如疼痛、意识状态和思想这些心灵事件是脑、或中枢神经系统、或也许整个身体的复杂的物质状态），那么所有这些困难就消失了。（[13]，p.90）

从上述所引段落中，可以明显看出，费耶阿本德只是把唯物论用作解决心身问题的一种手段，由此促进知识进步。他提出和论证唯物论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促进知识进步，并不是为了建构其哲学理论和体系。纵观其哲学，费耶阿本德似乎在有意避免甚至反对系统化。他这样评说系统化：“让我补充一个脚注。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的讲述并不是非常系统。好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沌世界，将系统引入其中意味着引入假象。”^[20]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哲学缺乏连贯性、一致性和系统性。

在其学术生涯后期，费耶阿本德把人的幸福作为最高哲学目标，把伦理当作科学真理的尺度，批判唯物论使人失去人性。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唯物论方面，他不再有深入的新研究，转向批判科学唯物论。在《告别理性》中，他反对科学或科学主义，就把科学称为“唯物论科学”（materialistic science）。^[21]这种称呼表明，他明显在既反对科学，也反对唯物论。因此，为了进一步批判和反对唯物论，他把其贬称为“粗鲁的科学唯物论”。（[21]，p.313）在这种背景下，他提到科学唯物论，多带有贬义。在《科学的专横》中，他认为“唯物论”几乎等同于“客观主义”，所以，他近似地使用这两个术语。（[20]，p.86）

在后期，费耶阿本德常常把唯物论当作“科学唯物论”来批判和反对。他写道：“对许多科学家来说，这种团体哲学就是唯物论：世界没有目的，是‘孤独冻结的宇宙’。这也是‘实在’

看起来的样子。像这样的实在，令人沮丧，为什么‘值得认识’呢？”（[20]，p.29）他批判科学唯物论仅给人提供一种物质的生存意义，它缺少敬畏和精神满足，使人失去人性，摧毁人道主义。

唯物论没有带来任何安慰，最多带来的是这种思想：死亡是生命的结束，而不是（可能的）永恒惩罚的开始。……它认为在主观事件和客观过程之间存在鸿沟，但其思想基础不是基于自身。那么，这种思想来源于何处？这是一种最终甚至使人类失去人性的思想，它的起源、源头和灵感是什么？逐渐使大自然失去人性，直到不再用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人类自身，此过程是如何发生的？（[20]，p.187）

在后期，费耶阿本德集中于研究古希腊哲学，更多地关注伦理、宗教、人文和文化，完全抛弃了唯物论（不论是取消型唯物论或还原型唯物论，还是科学唯物论）。^[22]特别是，在去世前，他好像变成彻底的唯灵论者（或取消型唯心论者），认为“爱”这种心灵事件（心理情感）是世界上最根本的要素，甚至主张“爱”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实体。在自传《消磨时光》的结尾处，他写道：“我关心的是，在离世后，我留给世界的不是论文，也不是重要的哲学宣告，而是爱。……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小家庭（格拉茨亚、我和我的爱）能够永存。我希望幸存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爱。”^[23]自传是费耶阿本德生前完成的最后著作。完成本书两周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由此可见，纵观费耶阿本德的学术生涯，他彻底翻转了其哲学：从取消型唯物论翻转为取消型唯灵论。那么，如何为他的这种哲学“翻转”和其所有的非系统哲学提供一种融贯的解释呢？后面一部分将回答该问题。

三、消解唯物论迷思： 从达达主义哲学视角看

现在，总结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及其哲学。在本体论上，他涉及或探讨过辩证唯物

论、取消型唯物论、还原型唯物论、科学唯物论、实在论、反实在论和神秘主义等。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和论证过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科学多元论、多元方法论、理论增生、理论决定事实、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反科学、反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实证论、批判理性主义、经验论、怀疑论、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反还原论和征服丰富性等思想。在伦理社会方面,他提出、论证甚至似乎主张:各种文化传统自由平等、政府与科学分离、政治干预科学、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和反对西方文明霸权等观点。

由此可见,他的哲学就是一个“大拼盘”,多元、包容、冲突、矛盾和开放。但是,他的唯物论(特别是取消型唯物论)却是追寻世界单一化的尝试,与其整个哲学不相协调和融贯。正如本文作者之一曾经所言:“纵观费耶阿本德一生的思想(反还原论,无政府主义知识论,多元方法论,‘怎么都行’,理论增生,不可通约,观察充满理论解释,理论决定实体,存在的丰富性,所有认识传统平权,科学没有优越性,反对科学划界,政科应当分离……),取消型唯物论都有点格格不入。”^[24]把他的各种唯物论放进其哲学整体中,总括其探讨过的各种思想和观点,费耶阿本德究竟有没有融贯的思想信念?如果有,那么它又是什么?

关于上述问题,费耶阿本德自己有各种不同说法,别人对其评价也千差万别。他分别被不同的组织或个人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法西斯主义者。^[25]([5],p.229)他的朋友阿加西(Joseph Agassi)主张,他皈依了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从未放弃过。^[26]澳大利亚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柯索伊斯(Jean Curthoys)和苏切廷(Walter Suchting)批判费耶阿本德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是处于阶级边缘的寄生知识分子,认为他在认识论上相信极端的经验论、主观主义和怀疑论,在伦理政治方面相信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27]此外,在写给朋友的私信中,费耶阿本德一方面说:“很长时间以来,我是一个无神论者……”。([25],p.102)另一方面又说:“我也是一个天主教徒……”,([8],p.238)

“耶稣会将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6],p.99)([7],p.159)正因为如此,其密友拉卡托斯在写给费耶阿本德的信中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将区分费耶阿本德1、费耶阿本德2、费耶阿本德3……”。([5],p.333)换言之,在拉卡托斯看来,费耶阿本德非常复杂、模糊和多变,以致有多个不同“版本”的“费耶阿本德”。

总之,关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信仰和哲学信念,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自己或别人认为他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天主教或达达主义等。由此看来,在思想信仰方面,他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在儿戏,非常不严肃,极端不认真负责。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例如,1992年5月,费耶阿本德在意大利特伦特(Trent)大学做系列讲座,当有听众问及他是否信仰上帝时,他回答道:“我不知道。然而,我肯定不是无神论者或自负的不可知论者。弄明白这些事情要花费整整一生的时间。我感到某些超级困难的问题就在那儿,就在某处。我正在研究它。”([20],p.22)从该回答中,可以看出费耶阿本德在思想信念方面是极端认真的,认为需要花费全部人生去探寻它。当然,该回答同样显示了其思想信仰和哲学信念的多变、冲突和矛盾。

面对费耶阿本德如此复杂多变和矛盾冲突的思想信念,如何给出一个融贯统一的解释呢?最好的解释答案,可能就是达达主义。他如此坚信并“钟情”于达达主义,以致他在《反对方法》中这样写道:“我希望,读过了这本小册子,读者将记住我是个轻率的达达派分子,而不是个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2],p.6)在精心选择术语来概括其事业(特别是认识论)的过程中,他用“达达主义”取代了“无政府主义”。因此,他也被别人称为“美国的超级达达”(the American “Upper Dada”)。([5],p.336)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达达主义的精髓就是两个口号:“达达主义不仅没有纲领,而且反对一切纲领”;“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他也必定是反达达主义者”。^{[28], [29]}更

加简略地说,达达主义的要义就是“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对认识论达达主义者(即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如下细致生动的描述:

任何观点,不管它多么“荒谬”或者“不正派”,他都不会拒绝考虑,也不会拒绝按之行动;他也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他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尽管他并不否认,行动时权当这种定律(这种标准、这种观念)存在,并好像相信它们,常常不失为一种上策。他可能在反对科学和物质世界上赶上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也可能在极力捍卫科学纯洁性上超过任何诺贝尔奖金得主。([2], p.166)

上述引文集中概括了费耶阿本德的达达主义认识论主要特征。广而言之,它浓缩了其达达主义哲学的精华:包容、开放,充满矛盾,反对任何普适性和永恒性,追寻冲突和流变,“怎么都行”。从这种达达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他的辩证唯物论研究和思想,一切困惑、疑虑、冲突、矛盾和迷思就消失了,他同时既可是辩证唯物论者,也可以是非辩证唯物论者,甚至可以是反辩证唯物论者。一位学者肯特(Rory Kent)研究了费耶阿本德专门探讨辩证唯物论的文章“辩证唯物论和量子理论”(1966年)后,论证指出两点:第一,这篇文章是其达达主义哲学的滥觞;第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这种哲学的诞生时期。他写道:

我论证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与上述费耶阿本德主义标识一起,他的哲学‘达达主义’开始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方法论特征而呈现出来;这篇文章表明这种转变实际上发生了。^[30]

肯特的论证表明,费耶阿本德的达达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论密切相关。实际上,达达主义本身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前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它们共同反对资本主义,追寻共产主义理想。有一种观点认为,“达达(Dada)”这个术语本身就源自列宁。^[31]在德国,达达主义演变为共产主义政治运动:“达达主义是德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正当购买艺术’的机会。”^[32]德国的达达主义行动

纲领更加明确表达了共产主义思想。下面列出它的几个要点:

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

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

要解放全人类

启蒙无产阶级([32], pp.41-42)

由此可见,肯特把“辩证唯物论和量子理论”(1966年)看作费耶阿本德达达主义哲学的源头,不是牵强附会,不是表面联系,而是有深层的原由。因为达达主义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论和共产主义)有密切的深层联系,所以,费耶阿本德通过研究辩证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深入到达达主义,从而形成其达达主义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有人主张费耶阿本德的达达主义哲学不是一种严肃的哲学,而是一种“玩笑式”的哲学。肯特不同意这种看法,也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论证批判:

在论证过程中,我阐明哲学达达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像有人可能倾向于想的那样(考虑到艺术隐喻),只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一种表面呈现特征,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幽默(或争论)风格的运用;而是一种实质的哲学研究方式,而且这种哲学研究方式以一种理智严肃的形式为特征(这有点讽刺)。哲学达达主义者准备(至少在一个临时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从人类丰富的理智活动中产生的任何主张、思想和实践……([30], p.52)

在上述引文中,肯特特别强调: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达达主义不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一种表面风格,更不是一种戏谑、玩笑或噱头,而是一种严肃的实质的哲学研究方式。因此,费耶阿本德哲学可以被概括为“达达主义哲学”,即“达达主义哲学”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最佳“称号”。这种看法虽然没有引起哲学界的足够重视,但是,却得到达达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可。在《达达主义百年史》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甚至将达达主义立场变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无政府主义思维

模式:只有乐于抛弃一切固有偏见和期待,才能取得思想和认识上的进步。”([31], pp.10-11)在达达主义历史学家看来,费耶阿本德把达达主义转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思维模式,也就是转变成一种达达主义(无政府主义)哲学。

费耶阿本德的达达主义哲学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赞成冲突和矛盾,反对系统性,反对体系哲学;第二,知识不是描述实在本身,而是描述实在对各种作用的回应,而对实在的作用必然多种多样,产生的回应和知识就多种多样,所以,知识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永恒的。根据这种达达主义哲学,费耶阿本德的唯物论迷思顿时就烟消云散了:他虽然提出、论证和研究唯物论(包括辩证唯物论、取消型唯物论、还原型唯物论和科学唯物论),但是,他同时可以是一个唯物论者,也可以是一个非唯物论者,还可以是一个反唯物论者。更不用说,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唯物论主张:从肯定走向否定,或从否定走向肯定。在达达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看来,哲学在于认识世界,激发创造力,解放思想,去除教条和偏见,增进知识进步;更在于增进人的幸福,创造充满爱的世界。如果把费耶阿本德看作一个达达主义哲学家,那么,争论下面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他是一个唯物论者吗?他研究或相信还原型唯物论,还是研究或相信取消型唯物论?他为什么肯定辩证唯物论,却猛烈批判科学唯物论?他为什么早中期大量研究唯物论,后期却弃之而去呢?因为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研究唯物论只是一种哲学手段,并不是为了得到永恒的知识,构建理性一致的哲学体系;促进知识进步和人类幸福,才是真正的哲学目的。如果把哲学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包容达达主义哲学,那么,费耶阿本德的哲学不再是“另类哲学”,唯物论迷思也就消解了。

[参考文献]

- [1] Feyerabend, P. *Physics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4* [M]. Gattei, S., Agassi, J.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56.
- [2]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 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 [M]. 周昌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 [3]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 [4]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M]. 兰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39.
- [5] Lakatos, I., Feyerabend, P. *For and Against Method* [M]. Motterlini, M.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51.
- [6] Feyerabend, P., Albert, H. *Paul Feyerabend—Hans Albert Briefwechsel* [M]. Baum, W. (E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97, 83.
- [7] Feyerabend, P., Albert, H. *Briefwechsel Band 1(1958-1971)* [M]. Baum, W. (Ed.) Vienna: Kitab, 2008, 145.
- [8] Feyerabend, P., Albert, H. *Briefwechsel Band 2(1972-1986)* [M]. Baum, W., Muehlmann, M. (Eds.) Vienna: Kitab, 2009, 106-107.
- [9] Feyerabend, P. *Problem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7.
- [10]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18.
- [11] 费耶阿本德. 知识对话录 [M]. 郭元林译、韩永进校,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108.
- [12] Feyerabend, P. *Knowledge, Science and Relativism: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3* [M]. Preston, J.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2.
- [13] Feyerabend, P. *Realism, R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1*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1.
- [14] Feyerabend, P. 'Problems of Empiricism' [A], Robert, G. C. (Ed.) *Beyond The Edge of Certainty: Essay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5, 186.
- [15] Rorty, R. 'Mind-Body Identity, Privacy, and Categories' [J].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1965, 19(1): 24-54.
- [16] 罗蒂. 哲学和自然之镜 [M]. 李幼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07.
- [17] Maxwell, G. 'Feyerabend's Materialism' [A], Munevar, G. (Ed.) *Beyond Reaso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Feyerabend* [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454.
- [18] Preston, J. *Feyerabend: Philosophy, Science and Socie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162.
- [19] Shaw, J. 'Feyerabend Never Was an Eliminative Materialist: Feyerabend's Meta-Philosophy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A], Bschr, K., Shaw, J. (Eds.) *Interpreting Feyerabend: Critical Essays (chapter 6)* [C],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4–131; 123–124.
- [20] 费耶阿本德. 科学的专横 [M]. 郭元林 译、韩永进 校,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47.
- [21] Feyerabend, P. *Farewell to Reason* [M]. London: Verso, 1988, 22.
- [22] Martin, E. 'Late Feyerabend on Materialism, Mysticism, and Religion' [J].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 2016, (57): 129–136.
- [23] Feyerabend, P.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1.
- [24] 郭元林. 费耶阿本德的困惑: 反还原论和取消型唯物论 [J]. *世界哲学*, 2014, (5): 83–93.
- [25] Feyerabend, P. *Herausgegeben von Hans Peter Duerr. Briefe an einen Freund*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22; 182; 229; 230; 231.
- [26] Agassi, J. 'As You Like It' [A], Munevar, G. (Ed.) *Beyond Reaso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Feyerabend* [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79–387.
- [27] Curthoys, J., Suchting, W. 'Feyerabend's Discourse Against Method: A Marxist Critique' [J].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7, 20(1–4): 243–371.
- [28]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M]. London: Verso, 1979, 33; 189.
- [29] Richter, H. *Dada: Art and Anti-art*. [M].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 1965.
- [30] Kent, R. 'Paul Feyerabend and the Dialectical Character of Quantum Mechanics: A Lesson in Philosophical Dadaism'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2, 35(1): 51–67.
- [31] 米特尔迈尔. 达达主义百年史 [M]. 史竞舟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334.
- [32] Motherwell, R.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2nd Ed.)*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81, 44.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